

声情入句与语言变异 ——以两岸语料库为本¹

陈菘霖

内容摘要: 本文所指“声情”是语言现象,透过不同的语音手法(拟声、谐音、音译)表达情貌的方式。文中以台湾华语为基调,透过新闻语料和两岸语料库 COPENs 和 BCC 分析词汇入句后的语法功能和词类语义分布,及词汇词法结构,并说明词汇出现的语域、言语社群、语言接触和词汇重整现象,最终揭示语言本体和语言运用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 拟声; 谐音; 音译词; 词法; 词汇重整

作者简介: 陈菘霖,男,生于1978年10月。台湾政治大学语言学博士,师从曹逢教授、张郁慧教授。现职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研究语法学、社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闽方言以及词汇语意学。曾在《汉语学报》、《海外华文教育》、《中国语文研究》、《南大语言文化学报》、《中国社会语言学》和《华语文教学研究》发表数篇文章。2016年获“中国社会语言学青年学者论文奖”三等奖。邮箱:linguistics.chen@xmu.edu.cn; Linggaga67@gmail.com

1 本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华语语法研究”(项目编号:11& ZD128)的资助,写作过程中获得了李英哲、汪国胜、屈承熹、周青海、曹逢甫、田小琳、完权以及林静夏等诸位教授的意见和指导,谨致谢忱!另本,文曾宣读于2016年两岸四地对比研究研讨会(成都)中得到杨文全教授、仇志群教授以及李行健教授等前辈的指导为本文增添文采在此一并致谢。又本文获得2016年“第十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研讨会青年学者”三等奖,感谢五位评委冯胜利、张振兴、黄行、赵蓉晖、戴红亮等诸位教授的意见。

Title: Analysis of the Symbolism of Sound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Drawing on Cross-strait, China-Taiwan Language Repository

Abstract: Sound symbolism in this paper refers to the particular association between sound sequences and meanings in speech.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sound symbolism via onomatopoeia, homophony, and transliteration in Taiwan Mandarin, especially based on COPENS and BCC corpus. Particularly, we elaborate on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features of sound sequences in discourse and the associated register, language community, language contact, and relexifica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reveal inte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structure and language usage.

Keywords: onomatopoeia; homophonic; transcription; morphological; relexification

Author: Chen Suncli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Overseas Education College of Xiamen University. He received his Ph.D. degree in Linguistics fro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Major areas of research: Chinese phonology, historical linguistics, grammaticalization and etymology, and dialectology, from both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He has been actively presenting papers on both research and studies in Chinese language pedagogy conferences. Email: <linguisticschen@xmu.edu.cn>; <linggaga67@gmail.com>

一、引言

“声情”一词广泛应用于文学、戏剧、音乐领域。在传统文学批评中，“声情”一词通常指诗文韵律与作品情感之间的联系，如王易《词曲史》所言：“东董宽洪，江讲爽朗，支纸缜密，鱼语幽咽”，用以描述不同的诗文用韵所引发的情感联想。刘方喜认为“声情”是诗歌声韵形式功能的表现性或情感性（音可显情），也是情感表现的形式性（情以音生）。² 本文把“声情”的内涵界定为：“以不同语音手法（拟声、谐音、音译）表达情貌的方

2 刘方喜：〈“声情”辨—对一个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的研究〉，《文学研究》，2006年第六期。

式”，并以台湾地区华语为研究范围，透过新闻语料和两岸语料库（COPENS 和 BCC）搜集语例，分析这类以声音表达情貌的词语进入句子之后，在语法功能与词类、语义上如何分布，及其随语境变化而产生何种变异。

“拟声词”（onomatopoeia）也叫“象声词”、“拟音词”，作用是模仿人和事物的声音。³拟声只是借用其“声”使语言具“情”，增添生动、活泼效果，但不如名词、动词具体，传统上将拟声词归入虚词中。但有学者注意到，拟声固然是一种模拟，但入句后能承担语法功能。邵敬敏摘举拟声词入句的例子：⁴

- (1) 他噗嗤笑了一他噗嗤地笑了。
- (2) 叽叽喳喳的姑娘们跑过来。
- (3) 他在咕咕啾啾。

(1)-(2)带“地”和“的”标记，形成状语或定语。(3)是拟声当作谓语使用，搭配进行貌体标记“在-”。从上诸例可知拟声入句，必然建立在语句环境的基础上，不能只是个别单词。邢福义同样认为“拟音词”可以“句首独用”，如“碰碰碰！街口上传来枪声”，亦可“入句”当作定语，如：“他不禁发出唉呦唉呦的叫唤声”。⁵这类词语音表现不一，且受语用环境影响，并指出拟音词不应与名词、动词、副词等并立。

除了拟声入句，“谐音”（homophonic）与“音译”同样也可置入语句传情达义。刘大为认为“谐音”是利用语音相同或相近来表情达意的修辞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谐音背后的心理机制（联想、创造和模糊）及语言机制（语误、构式和编码）。⁶而“音译”顾名思义只是译原词的读音，而非其义。卢丹怀认为西方语言使用字母，故彼此间可用语音转写（transcription）。⁷像是英、法语言中彼此拥有对方的词语，体现了字母文字的便利。然而汉字是

3 邢福义（2004）：称为拟音词，其中包括叹词以及象声词两种。本文所称的拟声词，即包括此两类。

4 邵敬敏：〈拟声词初探〉，《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

5 邢福义：〈拟音词内部的一致性〉，《中国语文》，2004年第5期。

6 刘大为：〈谐音现象的心理机制与语言机制〉，《当代修辞学》，2012年第5期。

7 卢丹怀：〈汉语中的字母词、音译词和混合语码〉，《外国语》，2010年第5期。

表义特征，所以产生了汉字表音的做法（例如：圣代 *sundae*，抬头 *title*，派对 *party*）。显然卢丹怀的说法不是基于汉字的形声作用而论，而是意指用汉字注写相近的读音。

本文随后将讨论方言谐音“543”、“2266”等和音译词“麻吉”、“嗨”入句后的语法表现和语体分布。

而所谓“入句”活用，邢福义、汪国胜认为：因为临时借用，将某类词改用于另一类词。⁸黄伯荣、廖序东的看法亦同，他们认为在特定的语境下为了表达需要而将词类转用。⁹其后各节将以台湾地区华语分析，揭示“声情入句”的语言学理论意义。

二、委婉拟声入句

除了上述“显而易见”的拟声词，有些拟声词却“隐而不先”，原因是委婉代用。像是“嘿咻”、“啾咪”、“虚”。从字形来看“嘿咻”是形声字，一般用以表达动作进行时所发出的呼喊声。但某些动作不便说出，只好以“拟声替代”，底下逐例说明：

- (4) 嘿咻真的能够瘦身吗？(GQ 潇洒男人网)
- (5) “寂寞星图”狂嘿咻，罗伯派汀森揭阴暗面。(联合新闻网 -2014-12-18)
- (6) 天天嘿咻女求分手(苹果日报 -2014-9-18)
- (7) 张三性欲强一天要嘿咻三次。(NOW NES-2012-7-13)
- (8) 如果另一半不喜欢嘿咻怎么办？(FHM)

(4)是“嘿咻”句首独用当作主语；(5)-(7)都是当作谓语，(5)受副词“狂”修饰表达狂热地“嘿咻”；(6)频率副词“天天”修饰动词“嘿咻”，表示经常性的动作；(7)则是谓语后带次数补语，显示动量；(8)作为动词“喜欢”的宾语。拟声“嘿咻”入句后展现“活用”的任意性，语义不再只是呼喊声，而是产生转移。除了在句中承担语法功能外，“嘿咻”也符合动词的部分特性。例如能带体标记、也能放入正反问句中，如下：

- (9) 中部大学生 50%已嘿咻过(苹果日报 -2013-8-9)

8 邢福义、汪国胜主编：《现代汉语》，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9 黄伯荣、廖东序主编：《现代汉语》（增订五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 (10) 别想那么多了,今天你嘿咻了没有?(东方财富网-2014-10-9)
- (11) 实时亮点:5岁脱光躲厕所在嘿咻。(苹果日报-2014-2-25)
- (12) 对年轻的男人而言嘿不嘿咻是蛮重要的指标喔!

(9)(10) 分别带经验体标记“-过”及完成体标记“-了”。(11)是搭配进行体标记“在-”表示说话的当时正在进行“嘿咻”的动作。“嘿咻”作为入句活用的动词,其语义呈现出动态性和持续性。(12)涉及了词法问题,徐杰、田源称这类“A不AB”的句型称为反复问句,其特点是可以违反“词语完整律”(principle of lexical integrity)类型主要分布在中部和南方方言。^{10,11}此例将“嘿咻”分解为“嘿不嘿咻”,也就是语言用户自然地把“嘿咻”当词组看待,如同“幽不幽默”。再从词汇结构核心而论 Packard (2001)提出“核心原则”(headedness principle)即:双音节的动词一定有个动词性成分在左;名词一定有个名词性成分在右¹²,且可以透过“A-不-A”找出词汇中心语(head)。可见说话者显然已经把“嘿不嘿咻”的第一个“嘿”当作动词成分,同于“幽不幽默”成了离合用法。接续透过 BCC 和 COPENS 语料库¹³观察“嘿咻”的语体和语义分布。

表 1: “嘿咻”在两岸语料库的语体和比率对比

BCC 语料库 (词次 token)			
语 体	嘿咻拟声	嘿咻委婉	小 计
报刊	0	2	2
微博	487	513	1000
文学	128	149	277
比率	48%	51.9%	1279

10 该文主要论述“A不AB”和“AB不A”其句法生成来源一致。除了内文所提及“A不AB”的两项特点,还有一项是可以违反介词悬空原则,如“你把不把功课做完”。但本文并不讨论此特性,故未列入正文中。

11 徐杰、田源:〈“A不AB”与“AB不A”两种反复问句的统一处理及相关的句法问题〉,《当代语言学》,2013年第4期。

12 中文译文来自石定栩写于该书中的导读。

13 BCC 语料库(北语汉语语料库); COPNES 是 Corpora Open and Search (开放语料库与搜寻工具)由台湾大学语言所谢舒凯教授团队研发。

COPENS 语料库 (词次 token)			
语 体	嘿咻拟声	嘿咻委婉	小 计
儿童语料	2	0	2
BBS (PTT)	0	1320	1320
比率	0.16%	99.84%	1322

上表显示 BCC 中“微博”和“文学”将近 48% 保有“嘿咻”的原义，而委婉拟声的动词“嘿咻”出现在“微博”、“文学”、“报刊”三类语体共占 51.9%，能见到两种用法共存比率相近；对比 COPENS，委婉“嘿咻”动词高达 99.84%，完全倾向单一语义用法。

为此我们采用的解释是：Briton & Traugott¹⁴ 论及“词汇化”特质时，其中“渐变性”和“非组合性”可说明“嘿咻”成词的过程，即 BBC 是“渐变”的共存阶段，COPENS 则是完全成词的结果；而“非组合性”即语义和语用的习语化 (idiomaticization)，也就是词汇失去个别的语义成份，如“black market”既不是指市场也不是指字面上的黑色。据此，“嘿咻”不单纯只是字面上“呼喊声”的形声字，而有言外之意。其次，两个语料库中，尤其是“微博”和“BBS (PTT)”低变体语域均有相高的比例，相对来说高变体语域 (报刊、文学) 显得较少。由此足见两岸网民对委婉“嘿咻”动词具有一致性。刁晏斌¹⁵ 认为台湾“国语”的生动形式就是通过修辞性的词语借由比喻手法，用于动作行为及发展变化，对已有的词语做修辞使用，来追求并达到生动效果的。委婉拟声的动词“嘿咻”便是透过“声情”的比拟达到隐而不显的效果。

除了“嘿咻”还有一个词汇也是避免露骨的委婉表达——“啾咪”。“啾咪”是在他人或自身发文后，用以表达可爱、亲嘴的情貌。而且越来越多人将“啾咪”当作起始或结束的“话语标记语” (discourse markers) 底下说明：

(13) 阿花¹⁶ 偷袭，啾咪李四 3 次。(奇摩新闻 -2014-12-19)

14 Laurel J. Brinton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5 刁晏斌：〈台湾‘国语’词汇与大陆普通话趋同现象调查〉，《中国语文》，2015 年第 3 期。

16 为了维护当事人隐私，本文涉及人名者，男性一律使用张三、李四代称，

- (14) 阿花对李四想啾咪就啾咪。(中时电子报 -2014-11-10)
 (15) 啾咪!阿花候机楼主动啾张三。(壹周刊 -2014-12-15)
 (16) 今天的我,没有极限啾~啾咪。
 (17) 5 年级的女生,在男子的脸上留下 100 个啾咪,却引起对方女友不满。

“啾”属于形声字用以表达鸟叫声,而人接吻的动作及声音与此相似因而借用。“亲嘴”、“接吻”的词汇色彩较直接透明,相较之下“啾咪”、“打破”就显得生动活泼及文雅委婉,同样也是声情具备的词汇。例(13)“啾咪”作为动词谓语并带次数补语,其受事宾语是“李四”。(14)“想啾咪就啾咪”,一般只有动作动词能放入“想 V 就 V”,反之情状动词则否。例(15)(16)分别出现在“句首”和“句末”作为“话语标记语”衔接前后话语,引发起始或结束谈话内容,藉以达到语篇的连贯和谐。“啾”表示亲吻的声音,日常口语可用以委婉称代亲吻的动作;“啾咪”则是源自网民的用语,通常置于语句之开头或结尾,作为话语标记语。分析“啾咪”二字的发音状态与听觉感受,可体验到唇形由噘嘴到平展的变化,且二字之声调均为可延长之高平调(高频能引发亲昵可爱的联觉),故能用以表达亲昵可爱之情貌。其次“啾咪”离析后把第一个成分“啾”当及物动词看待后接受事宾语“张三”(啾+张三)。(17)是动词“啾咪”的名词化,前面有数量值修饰可数名词。“嘿咪”与“啾咪”对照下,谓语“啾咪”的动词特征不太显著,因为在所寻的语料中极少见到与体标记(在-、-了、-着、-过)搭配,只能就入句后呈现的语法功能作表述。

BCC 中“啾咪”共出现 40 笔且集中在“微博”,其他的语体“文学”、“报刊”皆为零笔;COPENS“啾咪”共 621 笔也是集中在 BBS,其他语体均未见。可见该词已经成为特定言语社群(speech community)的言语互动基础,享有共同的语言符号系统¹⁷。透过语料库分析“啾咪”作为“话语标记语”的比例很高,其次是动词、名词如表 2 所示:

女性用阿花。以下各例亦同。

17 徐大明:《社会语言学实验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表 2: “啾咪”在两岸语料库的语体和比率对比

(词次 token) 语料库 / 语体	啾咪话语标记语		啾咪动词	啾咪名词	小计
	起始	结束			
BCC / 微博	31	6	3	0	40
CONPES / BBS	196	183	144	97	621
比率	34.34%	28.59%	22.2%	14.67%	661

何自然, 冉永平¹⁸、冉永平¹⁹指出“话语标记语”是话语信息组织的一部份, 对话语的建构与理解产生影响, 具有动态的语用特征。其功能是为话语理解提供信息标记, 从而对话语理解起引导作用的程序性意义 (procedural process)。前例 (15) 起始语的“啾咪”触发听话者的注意, 引介后续陈述的内容“阿花候机楼主动啾咪张三”; 例 (16) 结束语的“啾咪”则是说话者对自述内容的肯定与确认。除此, BCC 显示微博还有起始语重迭式如: “啾咪~啾咪~夜宵完刚到家! 好开心啊”, “啾咪~啾咪怎么闹木 Q!” 主要功能是引起大家注意抢得话语权。而结束语则是避免话语突然中断填补缓和效果如: “终于可以去睡觉了, 现在外面只有 13 度呢~啾咪~大家晚安啰”。微博和 BBS 高比率地出现“啾咪”, 足见两岸网民求新求奇的特点, 在网络传播中形成独特的次文化。

前前述都是双音拟声, 接下来讨论单音节的“嘘”。感叹词“嘘”可用于表示制止如“嘘! 别出声”, 但入句后活用为动词谓语。

- (18) 仟情录后张三被嘘爆。(联合新闻网 -2014-11-2)
- (19) 栽在自己的场子张三站台被嘘。(中时电子报 -2014-11-4)
- (20) 嘘 killerag: 纯嘘下班不能准时走还要留下折纸袋。
(2014-9-17)
- (21) 看新闻学法律——网络嘘文当心被告。(法律热网 -2010-12-23)

上述诸例“嘘”表达反对、不赞同之意。例 (18)(19) 均出现在被字句, 其中动词为及物动词, 还带补语“爆”, 而被“嘘”的受

18 何自然、冉永平: 〈话语联系语的语用制约性〉,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9 年第 3 期。

19 冉永平: 〈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学研究综述〉, 《外语研究》, 2000 年第 4 期。

事者是句中的主语“张三”。(20)是网络上的对话,第一个“嘘”是当及物动词后接受事者“killerag”形成动宾式;第二个“嘘”也是动词,前面出现副词“纯”表示单纯地、纯粹地排斥无法准时下班、还得继续工作。(21)的“嘘文”与“推文”相对,“推文”是网络上对某篇文章表示认可、赞同的说法,让该文置顶于最前,属动宾结构。同类可推“嘘文”是不认可、不赞同该文。该例意指,在网络上发表攻击性的文章会被告。大抵能说“嘘”是动词带宾语“文”和“推文”是类推。

相较上述两个词汇,“嘘”在两个语料库的语体和语义分布则较不平均。BCC里“嘘”在三类语体中总数为:“文学”(12998次)、“微博”(1457次)、“报刊”(17721次)。进一步检索“被嘘(含体标记)”分别出现的次数和比率为:“文学”(21次0.16%)、“微博”(153次10.5%)、“报刊”(5次0.02%)。而“(被)嘘爆”微博仅出现4次,其他文体均未见。相较下COPENS里“嘘”当拟声词在“儿童语料”(8次)、“口语语料”(1次)、“平衡语料”(1次)。而BBS则超过5000笔“嘘”,其中“被嘘”(1040次)、“(被)嘘爆”(1809次)两者都在被字句中当及物动词。除此,随机抽样1000笔“嘘”的动宾结构有514次;单独动词含带体标记407次(在嘘什么、尽管嘘、不能嘘);动补结构(嘘得C-嘘得半死、见一次嘘一次)43次;名词(每5嘘100P、一百人次的嘘、讨嘘)36次。透过两个语料库的对比,我们发现“嘘”的及物用法(至少在被字句里)在内地还未完全传播开来(如例18-20),只有特定的传媒(微博)偶尔可见。而台湾地区BBS里“嘘”的词类涵盖动词、名词、拟声、可置入被字句呈现弹性灵活样貌。

近期还有一个新生词“哔”同样也可当动词,例如“阿花狂轰张三飙脏话惨被哔音”,“到么是讲什么被哔掉呀?”,“哔”其实是动词“消”。“哔”本为哨音,多为警察或裁判用以禁止某种不当行为。因此,“哔”除了“消”的意义外,同时带有“禁止”的附加义。因此当电视上出现不当言论,媒体就会替代为“哔”声。但与“嘘”不同的是未见“哔”的动宾结构用法,或许假以时日语言用户为了创新,可能以“哔”替换“嘘”。

三、方言谐音入句

语言接触可经由邻界或移民产生，亦可由经济、文化交流而成。前者称为直接接触；后者为间接接触。²⁰ 据黄宣范和曹逢甫所做的社会语言调查²¹，闽南族群占台湾地区总人口将近 70% 以上，而具备双语（南岛语）、双言（闽、客语）的人占 82.5%。如此造就台湾地区华语丰富的样貌，包括外来语借词（英语、日语），以及方言词（闽、客语）、南岛语等。随着时间推移各族群语走进了传媒，形成常态的语码混合（code-mixing）现象。底下分别讨论两组闽南方言谐音“2266”、“543”和“A”、“Q”的入句活用。

“2266”在闽南语带有负面的语义表示“无规划”、“挂一漏万”、“良莠不齐”可作“零零落落”或作“离离落落”借其谐音“li-li-lak-lak”。用例如下：

- (22) 金门办铁人三项标示不清挨批 2266。(苹果日报 -2015-10-4)
- (23) 英文口说还是很 2266。(Yahoo 奇摩知识)
- (24) 胖达人强调天然被抓包后搞得 2266。
- (25) 连涨价也学人家也学得 2266。
- (26) 学校要冲国际排名加赚钱收一堆 2266 的老外。

前两例分别作为“铁人三项”和“英文口说”的谓形容词并受程度副词“很”修饰；后两例置入“V 得 C”结构当动词的结果补语。最后一例是当定语修饰名词中心语“老外”。由 COPENS 语料库所寻“2266”共计 261 笔，均出现在网民 BBS 的留言中，扣除数词 28 笔后其句式结构分布如下：

表 3：方言谐音词“2266”的结构比率

COPENS 语料库 (词次 token)				
语体 - 结构	结果补语 (V 得 C)	谓形容词	定语	总数
BBS (PTT)	129	64	43	233
比率	55%	27.5%	18.45%	98.68%

20 徐大明：《社会语言学实验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21 黄宣范所调查的时间是 1987-1990 年，曹逢甫则是在 1994-1995 年。

表3显示“2266”当作结果补语的比例最高,其搭配的动词有“打”、“玩”、“扫”、“念”、“弄”、“讲”、“做”等动作动词;谓形容词次之。再其次当定语修饰中心语“人”、“希望”、“烟火”、“司机”、“成绩”、“模样”等名词。对比BCC里仅在“微博”出现一例以“2266”作定语如:“这个2266的孩纸不去鼓浪屿文艺也枉然”其余都是当作数词。由此可见,方言谐音“2266”并未大规模的流传。另一组方言谐音“543”也是带有负面色彩,用以表示说话者“言不及义”谈话内容空泛信息量低,如下:

- (27) 我想休息好好的休息不要再用 543 的东西烦我。
- (28) 最好讲电话的时候不要讲一些 543 的话。
- (29) 不承认自己鲁还扯些 543 就很可耻。
- (30) 同学读完书一起去 pub 打屁聊聊 543。
- (31) 他讲话很 543。

前两例是“543”当定语修饰名词,出现在否定祈使的对话情境。可想而知,负面色彩的词汇并不符合一般人的预期,所以当然不期望发生;后两例则是当名词,量词“些”修饰不定数量的“543”,最后一例是形容词,描述说话的内容无趣无义。因受到区域限制“543”在BCC未见使用,仅在台湾地区通行。宽泛地来说上述诸例可属“社区词”一类。按田小琳²²的社区词内涵:反映本社区的社会制度,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词语,多半只在本社区流通。虽然她主张“社区词不是方言词,方言是汉语的地方变体”。然而,透过上面的数据显示这些词汇仅出现在特定的语料库里并不广泛通行,而且这些社区词也并未在同一方言区内流通(意指虽然福建闽南也是使用闽南方言,但这类方言数字谐音并不在该地流通)。接续谈以英语字母为方言谐音用例。

“A”是英语的第一个字母并未单独入句承担语法功能。但方言谐音借用其字形入句后当动词,表示以不正当的手段取得财务,相当于普通话“污”钱之意,如下:

- (32) 资策会员工勾结厂商 A 钱 2 人声押交保。(苹果日报
-2014-12-15)

22 田小琳:〈由社词词谈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语言建设》,1998年第11期。

- (33) 差点就被菜市场阿桑给 A 了钱。(痞客邦 -2008-4-10)
 (34) 张三: 若 A 过钱愿意坐牢。(中国时报 -2000-2-3)
 (35) A 不 A 钱没关系, 能办事就好。
 (36) 攸关人命的道路风灾抢修工程也 A。

上例“A”可作谓语句带宾语, 或带体标记, 亦可出现在“V 不 V”里表示事件的陈述²³。最后一例副词“也”语带“甚至”起加强语气的作用修饰动词“A”。除了“A-O”动宾式, “A”也可组成动补结构。如下:

- (37) 到底是投资还是放着生利息, 还是 A 走了。
 (38) Hello Kitty 枕巾快被 A 光损失 1.6 万。
 (39) 我觉得真的从全民 A 太多。
 (40) 政府实在 A 很大。

动词“A”所带的补语可以是达到了某种目的的结果补语(37)(38); 或是程度补语, 表示动词所达到的状态(39)(40)。据 COPENS 所寻, “A”在“新闻通讯社”、“儿童语料”语体均做英语字母使用。可想而知, 此类语体要求规范性较高, 因此语义也相对受限。反之 BBS (PTT) 就能看到“A”各种用法(字母、序数、外来语)。在总数 374 笔“A”当动词中其结构分布如下:

表 4: 方言谐音词“A”的结构比率

COPENS 语料库 (词次 token)			
语体 - 结构	动宾式 (含带体标记)	动补式	总 数
BBS (PTT)	228	146	374
比率	60.9%	39.03%	99.93%

从上表可见, 动词“A”形成动宾结构最多, 特别是宾语属性都是有价物品“钱”、“房地产”、“餐券”、“补助”、“车资”、“健保”。前述“A”的动作带有贬意, 因此当与有价名词搭配时, 更能凸显其不法手段。至于“A”如何而来? 又如何产生。目前尚未定论²⁴, 但已有相关文献提出与闽南方言有关。王国

23 “V 不 V”被称为正反问句, 但邵敬敏 (1990) 和徐盛桓 (1999) 认为受到语用及交际语境影响, 还可以表示探询功能、陈述功能及指令功能。

24 百度百科上一种说法认为 A (buse) 钱 = Abuse (misuse) the money = “滥用

良²⁵做了简单考证指出“挨”字在闽南语读作“e”共有五个意项，其中表示从旁边碰到，当作动词（如：予竹篙挨着 e--tioh.（被竹竿拂到））。他认为从“旁边碰到”的语义引伸为财物被别人碰到，以旁门左道的方式获取财物。但因媒体未考证用字采用谐音字“A”，所以就形成一种习惯。我们进一步查证闽南方言，确实这个“A”与“挨”有谐音，即表达“靠近”、“接触”²⁶语义上具有引伸关系。然而因媒体语言讲求快速、生动、易于大众理解，所以就采用最简便的谐音方式。相较之下，另一个方言谐音“Q”的来历就显得不明。“Q”主要用于形容食物软嫩、弹牙。如下：

- (41) 我们都觉得他的干面很 Q 弹好吃。(桃园市特制汕头面-2014-10-8)
- (42) 那锅黑黑的超 Q 粉圆。
- (43) 自己动手做又香又 Q 的好吃黑糖糕。(妈咪部落格-2014-5-6)
- (44) 现在的面包越来越 Q，却也越来越不会发霉。

可以看到上述“Q”都是当作形容词使用，修饰食物类的名词。也可以置入并列复句(43)表示“香”和“Q”的情况同时具备；也可以放入递进复句(44)表示随时间增加而推进变化。同样的“Q”也涉及方言谐音及用字问题，而且说法也不一致。底下的观点可备一说，本文不做详细讨论。刘建仁²⁷认为表软嫩义的闽南语读音“k‘iu”与“糗”（去久切）有关。《周礼》“羞笱之实，糗餌、粉飧”，古代“餌”、“飧”都是饼类食物，类似现代的糍粑而“糗”作为形容“餌”、“飧”之软而韧之口感。而王国良参考了《全字库》却认为闽南语的“k‘iu”应与“食丘”或“食邱”有关²⁸。

公款”，“A”应该是指“abuse”。详细的语源尚待考证，但可备一说。

25 王国良：〈“Q 嗲嗲”的“Q”只能用英文写？〉，联合新闻网，2013 年。

26 林宝卿：《普通话闽南方言常用辞典》，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 年。

27 刘建仁：《台湾话的语源与理据》，联合新闻网，2011 年。

28 部分学者指出这样的说法可能存在问题：《周礼》“糗”可作名词亦作动词。名词表示“熬米麦所成的食物”，动词表示“熬米麦”。“糗”并非古代形容口感之词。《周礼天官笱人》曰“羞笱之实，糗餌、粉飧”郑玄《注》“餌”“飧”皆粉稻米、黍米所为也。“合蒸曰餌，饼之曰飧”。“糗者，捣粉熬大豆，为餌飧之黏着，以粉之耳。餌言糗，飧言粉，互相

无论说法如何，可以确认的是这个软嫩义的“Q”确实与闽南语谐音有关，都是语言用户直接音读而成。此外，此类声情词发音时的肉体经验及其引发的心理联觉也有相关性。从身体联觉来看“k‘iu”的发音状态，舌体由前向后延伸、嘴唇则由开展转为聚拢，如此的发音动作（肉体经验）引发说话者的形象联觉，引发“弹性义”的联想。

近期这种软嫩义也逐步泛化修饰人体名词，表示体态“柔软”其语法功能不变，但语义从形容食物扩大到人体。如下：

(45) 好“曲折”的女人身体软 Q 到不可思议。(自由时报电子报 -2014-12-27)

(46) 腰骨真软 Q！张三春训练凌波舞。(奇摩新闻 -2014-2-5)

此两例“Q”的修饰对象不再是食物，而是“身体”和“腰骨”。方言文字借用了同音或音近的文字形式表达最贴切的读音，但其语义未必有直接关联。

四、音译词入句

音译是一种手段，它是用某语言的字母或注音转写到另一种语言中词语的读音，重新赋予新的书写形式以及语法功能。如早先的“humor”音译为“幽默”进一步离合为“幽不幽默”、“幽他一

足”。古代将磨碎的稻米、黍米蒸煮而成为饵，若捣成饼状则称为糍。这样的食物，黏性很高，要用磨碎煮熟的豆类粉末裹在外表，以避免沾黏（和今天麻糬的做法相似）。所谓“糍饵、粉糍”，郑玄说“饵言糍，糍言粉，互相足”，意思是“饵”“糍”都经过“熬米麦”的“糍”的过程，也都经过用粉末裹在外表的“粉”的过程。“互相足”表示省减不重复说同样的话。（“糍”，汉书王褒传“羹藜啜糍者”，颜师古注曰“即今之熬米麦所为者”。“糍”一般也指称干饭、干粮，是可以携带出门以备充饥的食物。）第二个是语音的问题。“糍”的“去久切”反映到闽南语并不读阳去 khiu7 的声音。按反切读的话，应该读 khiu2，是个上声调。音义两方面的材料都不能证明闽南语表示软韧口感的 khiu7 来自“糍”。除了上述两种“软嫩”和“柔软”义，COPENS 语料库查出还能借用“Q”的字形表达情貌 (Emotional) 符号或音近的英语词，如下：

a. 当时的六国鲁蛇崩溃哭泣 Q_Q。

b. 最近喜欢吃 G 腿饭，吃完去看了 Q 版电影。

第一例“Q”作为哭泣表情，第二例则是英语“Cute”（可爱）的谐音。因和本文论述的方言谐音不同，所以不列入正文讨论。

默”的动词用法。或是形容词“happy”进入正反问句形成“教师节黑不黑皮？”或是受否定副词修饰“快乐购信用卡不黑皮？”除此之外，还有“麻吉”和“嗨”接续说明如下：

“麻吉”是“match”的音译词，英语可当名词及动词，但进入华语后名词的语义转移为“知己朋友”。如下：

- (47) 男烂醉同床女友被麻吉性侵。(苹果日报 -2014-12-6)
- (48) 我的麻吉们已经登上联合新闻网首页。(联合新闻网 -2012-9-21)
- (49) 我找一个好麻吉一起去捐助物资。
- (50) SUM 尚麻吉的好邻居，秋季爱车健检大方送。
- (51) 我们最麻吉俄国北韩发展全面关系。(苹果日报 -2014-11-21)

前三例是把“麻吉”当作名词，分别充当被字句的施事宾语以及带复数标记“-们”的集体名词。可见“朋友”被“麻吉”取代了。例(50)(51)“麻吉”都是在句中充当谓语，均受带程度副词修饰。从词汇组合来看“尚麻吉”的“尚”是闽南语的程度副词即华语的“最”、“非常”，形成方言加音译词语码混合(code-mixing)的样貌。不仅如此，再从语言接触来看邹嘉彦、冯良珍²⁹认为，许多的外来词通过吸收、淘汰、调整，在华语中逐渐定形，有的词呈现新的定向趋势。或者在演变中不断地改变词形、词义衍生新词，这种过程可以称为“词汇重整”(relexification)。“尚麻吉”采用华语的语法结构，而其词汇是不同的方言、语言合成，词汇重整后入句成为核心成分。表5 COPENS 语料库显示，“麻吉”共3265笔均出现在BBS里，词类分布集中在名词和形容词。当名词用的“麻吉”除了可后带“-们”，亦可前接计数计量的“个”、“位”、“群”；形容词则可受程度副词“多”、“好”、“那么”、“蛮”、“真”、“超”、“更”修饰。

29 邹嘉彦、冯良珍：〈汉语（五地）与日语新概念词语对比研究——从新闻窗口看词汇衍生与重整〉，《语言研究》，2000年第3期。

表 5: 音译词“麻吉”的词类分布

COPENS 语料库 (词次 token)			
语体 - 词类	麻吉名词	麻吉形容词	小 计
BBS (PTT)	1742	1523	3265
比率	53.4%	46.6%	100%

然而, BCC 语料库中微博共出现 2280 笔“麻吉”但其语义和来源均不同。少部分是从英语音译词“match”引伸而来, 略见几例是当形容词如: “心情有点不是很麻吉……惨了睡不着!”。为数较多的是受日语“マジで”音译的“麻吉”(mazi), 用以表示意料之外的回应语“真的(吗)?”或是当作副词。摘举数例:

- (52) 快捷支付很方便都关两张卡了麻吉?
- (53) 某人明年会上刷吧, 会吧会吧麻吉? 红豆?
- (54) 真心爱诺基亚麻吉? 真的假的! 要我怎么接受这个事实啊?
- (55) 那个臭 PV 虽然说只有那么一句但是死抠不下来麻吉好闹心。
- (56) 每天能聊天也很开心了, 话说这样下去麻吉会被人砍。
- (57) B 型白羊哦! 我火气麻吉很大的。

前面三例是说话者对自身的反诘问题, 表达不确定性, 于话语结束时出现。后面三例都是当程度副词用以加强形容词效果。日语常用的反诘语“本当に?”(hontou ni?) 是对上司或长辈的礼貌用语; 而“マジで?! ”(mazi de?!) 比较直接, 主要对平辈朋友。例(53)便是话语求新而雅俗混用。除此, “マジで”亦可当副词表示“真的”修饰形容词, 如: “マジで感谢!(マジでかんしゃ!) は”表示“真(的)感谢”; “マジで恐怖”表示“真(的)恐怖”。随着网络技术发展和网络用户迅速增加出现的了许多“网络语言”。我们询问了熟悉日本漫画的年轻群体, “マジ”“麻吉”(mazi)的出现, 和日本的动画漫画引入有关。也就是语言用户的娱乐心态和仿效心理以表示情感上的交融和“趋同”(convergence)。

除了“最麻吉”、“好麻吉”另一个词也同样具备词汇重整的特性, 即“嗨”是英语“high”的音译, 常见的“自嗨”、“好嗨”等入句后当谓语使用。如下:

- (58) 主人选对玩具给狗玩，牠们就能自嗨啦！(ettoday-2014-12-5)
- (59) 张老师未婚，无不良嗜好，特色是常自嗨，笑声很有感染力。
- (60) 甄子丹新片伦敦首映粉丝超嗨。(联合新闻网-2014-10-14)
- (61) 大家一起来看世足！今天好嗨！
- (62) 交换礼物大概是全场最嗨的时候。
- (63) 让人可以马上在派对上嗨起来的还是那几首经典乐曲。

“自嗨”是主谓结构也是华语和音译词的结合，表示自得其乐。除了搭配反身词“自”其他的代词都不能与“嗨”构成主谓式。按英语构词方式能用“self-”当作前缀并用“-”(hyphen)连接构成复合词如“self-denial”(自我牺牲)“self-conscious”(自我意识)。而“自嗨”结构上结合了华语型态的复合法，以两个语素构和而成兼具词汇完整性(lexical integrity)，无法破坏或是替换内部成分成为固定用法，俨然“自嗨”已经成为一个复合词。(60)-(62)是“嗨”作谓语形容词且受程度副词“超”、“好”、“最”修饰，也是来源“high”的初始用法；“嗨”也能和补语“起来”组合表达状态起始貌如(63)。其他的例子像是“解嗨”表示扫兴、无趣如：“在欢乐的气氛下每个人都很嗨，你却容易把场面搞冷，这种解嗨王根本就是派对的天敌”。动词“解”表示免除、消除如：“解围”、“解闷”、“解渴”，但“解嗨”采用华语的词汇结构，置入英语音译词“嗨”而成“中西”融合。音译词进入华语后，不仅创造新的文字样貌，其语法功能也体现了“入境随俗”的现象。

以BCC所寻“嗨”出现的总数共106120次，在微博语料中可组合音译词“嗨皮”、“嗨森”、“嗨爆”等。我们以上述六组词统计比率如下：

表 6：音译词“嗨”的组合比率

BCC 语料库 (词次 token)							
语体	解嗨	自嗨	超嗨	好嗨	最嗨	嗨起来	小计
微博	34	1256	576	10413	1075	1502	14856
比率	0.23%	8.45%	3.88%	70.1%	7.24%	10.11%	100%

表6“好嗨”的频率最高，其次是“嗨起来”、“自嗨”。若以“嗨”出现的总数和“好嗨”相比其比率为9.8%（10413/106120），也就是每出现十次“嗨”中会有一笔是“好嗨”，可见该词在网络上具有高度的使用程度。“嗨起来”虽然远不如“好嗨”，但这两个词均体现人类情绪认知“happy is up”、“兴高采烈”、“情绪高昂”的概念隐喻原则（Lakoff & Johnson 1980）。

五、结语

本文从新闻及两岸语料库着手，讨论台湾地区华语词汇声情入句的现象，关注语言内部变异：词汇结构、组合关系及词汇“入句活用”后的语法表现；并论及外部变异：语域（高低变体）、语言接触、语言传播。归结底下三项理论意义：

1. 声情入句或代句：刘丹青³⁰以叹词（interjection）为例，认为叹词的本质是替代形式（pro-form），其功能是代替相应的特定话语功能的实义句子，包含陈述、疑问、称呼等可称为“代句词”，即具备“单词完整成句的信号”（holophrastic signal）³¹。周国光³²考察了叹词在句中的语法和语义功能后，直接称叹词是动词中的一类，可以叫做声音动词。而本文以“声情”（拟声、谐音、音译）为讨论对象，藉此呼应了此种入句替代现象，简洁直观地反映了声情的根本属性。

2. 言语社区与语言接触：有些词汇只出现在特定语体，为特定使用者所用如“嘿咻”、“啾咪”均广泛出现在两岸网民的微博和BBS里。另外，有些词汇是经由方言接触致使在语言使用时产生语码混合现象，如前述方言谐音类，而且对这些词汇的理解也有所限定。其次，与外来词接触后，透过音译手段引入本族语，而语言用户不自觉地将一些源语言（闽南语/华语）的词汇语义或句法特点附加在目标语（外语）词汇上，此过程称为“词汇重整”

30 刘丹青：〈叹词的本质 - 代句词〉，《世界汉语教学》，2011年第2期。

31 Poggi, Isabella. The language of Interjections. In A. Esposito et al. (eds.), *Multimodal Signals: Cognitive and Algorithmic Issues*.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2009.

32 周国光：〈叹词的语法功能、语义功能及其定位〉，《语言科学》，2016年第15卷第3期。

(Relexification)³³。如“自嗨”、“尚麻吉”、“最麻吉”、“麻吉们”等。

3. 所谓的“入句活用”其实与 Hopper³⁴、陶红印³⁵、张伯江³⁶所主张“现出语法”(emergent grammar)是相同的概念。由此观之,语法的起源是来自于理解以及交际沟通,语法应从具体的语言运用来观察结构特性,解释成因以及了解结构的动态变化。本文不仅关注语言的词汇结构和组合关系,同时也论述词汇“入句活用”后的词法及语法表现已经跳脱词书、教科书所记载的固定范围,显示语言和交际的互动性。

参考文献

1. 曹逢甫:《族群语言政策》,台北:文鹤出版社,1997。
2. 刁晏斌:〈台湾‘国语’词汇与大陆普通话趋同现象调查〉,《中国语文》,2015年第3期。
3. 何自然、冉永平:〈话语联系语的语用制约性〉,《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3期。
4. 黄伯荣、廖东序主编:《现代汉语》(增订五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5. 黄宣范:《语言社会与族群意识》,台北:文鹤出版社,1995。
6. 李如龙:《闽语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7. 林宝卿:《普通话闽南方言常用辞典》,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
8. 刘建仁:《台湾话的语源与理据》,2011,联合新闻网。
9. 刘丹青:〈叹词的本质-代句词〉,《世界汉语教学》,2011年第2期。

33 Lefebvre. Relexification in Creole Genesis and Its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eole. In Norval Smith and Tonjes Veenstra (eds.) *Creolization and Contact*. 9-42. Amsterdam: T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2001.

34 Hopper, Paul J. Emergent Grammar. In M. Tomasello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155-171, 1998.

35 陶红印:〈“出现”类动辞与动态语义学〉,《从语义信息到类型比较》,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1。

36 张伯江:〈功能语法与汉语研究〉,《语言科学》,2005年第6期。

10. 刘方喜: 〈“声情”辨 - 对一个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的研究〉, 《文学研究》, 2006 年第 6 期。
11. 刘大为: 〈谐音现象的心理机制与语言机制〉, 《当代修辞学》, 2012 年第 5 期。
12. 卢丹怀: 〈汉语中的字母词、音译词和混合语码〉, 《外国语》, 2010 年第 5 期。
13. 冉永平: 〈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学研究综述〉, 《外语研究》, 2000 年第 4 期。
14. 邵敬敏: 〈拟声词初探〉,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1 年第 4 期。
15. 邵敬敏: 〈“X 不 X”附加问句研究〉,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0 年第 4 期。
16. 陶红印: 〈“出现”类动辞与动态语义学〉, 《从语义信息到类型比较》,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1。
17. 田小琳: 〈由社词谈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 《语言建设》, 1998 年第 11 期。
18. 王国良: 〈“Q 嗲嗲”的“Q”只能用英文写?〉, 联合新闻网, 2013。
19. 邢福义: 〈拟音词内部的一致性〉, 《中国语文》, 2004 年第 5 期。
20. 邢福义、汪国胜主编: 《现代汉语》,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21. 徐大明: 《社会语言学实验教程》,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22. 徐杰、田源: 〈“A 不 AB”与“AB 不 A”两种反复问句的统一处理及相关的句法问题〉, 《当代语言学》, 2013 年第 4 期。
23. 徐盛桓: 〈疑问句探询功能的迁移〉, 《中国语文》, 1999 年第 1 期。
24. 张伯江: 〈功能语法与汉语研究〉, 《语言科学》, 2005 年第 6 期。
25. 邹嘉彦、冯良珍: 〈汉语(五地)与日语新概念词语对比研究——从新闻窗口看词汇衍生与重整〉, 《语言研究》, 2000 年第 3 期。
26. 周国光: 〈叹词的语法功能、语义功能及其定位〉, 《语言科学》, 2016 年第 15 卷第 3 期。
27. George Lakoff, Mark Johnson. Conceptual Metaphor in Everyday Languag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77, Issue 8, 1980.
28. Hopper, Paul J. Emergent Grammar. In M. Tomasello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1998.
29. Jerome L. Packard.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 A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0. Laurel J. Brinton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1. Lefebvre. Relexification in Creole Genesis and Its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eole. In Norval Smith and Tonjes Veenstra (eds.) *Creolization and Contact*. 9-42. Amsterdam: T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2001.
32. Poggi, Isabella. The Language of Interjections. In A. Esposito et al. (eds.), *Multimodal Signals: Cognitive and Algorithmic Issues*.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2009.